

臨時・工蟻

工蟻：工蟻為沒有生殖能力的雌蟻，無翅，一般為群體中最小的個體，但數量最多，複眼小，單眼極微小或無，牠們的任務主要是挖掘通道製作蟻窩中的隔間、清理廢棄物、照料蟻后並餵養幼蟲，工蟻在蟻國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在台南 32 度的烈陽照映下，他們揉著陽光，讓陽光進入他們的肌肉裡，溫度越高他們活動的越快，離中午十二點的休息時間只剩半小時，桔黃色的工地專用帽，上頭印著“小心掉落物”，帽沿下綠豆般的汗珠來回的在他們臉頰滑動，爲了快點完成工作，他們選擇不去擦拭，勤奮又快速的穿梭的工地上的通道，期待著中午短暫的休息。

他們黝黑而光亮的皮膚，體型瘦而結實的態貌，快步的移動腳步穿梭在工地，見了工地裡的人，不論是否認識，只要戴著工地用帽，自然會點頭問好，沒有多餘時間聊天，低頭繼續剛剛未完成的工作，這樣的工作環境，像極了黑色工蟻在工作時的情形。

臨時工，臨時工，臨時找的工

吃過晚餐，看著電視台上的本土八點檔，看著時鐘接近九點鐘，阿義進入房門，拿起電話，熟練的按下幾個按鍵，靜待電話另一頭的回應。

「喂...！頭家娘齁，我阿義啦。」接通的聲響讓他嘴角上揚了 15 度。

「喔...府前路舊市政府那，我知道、我知道，謝謝。」阿義對著電話點頭鞠躬，滿臉的笑容堆上面龐。

起身哼著小曲「愛情的力量，小卒仔有時嘛ㄟ變英雄…」，穿起外套，打開紅色大門，走向鄰居家中打個小牌，這是阿義每天晚上必做的事情，撥電話之後打個小牌。

陳森義，台灣省台南市人，五十三歲，被陽光曬到黝黑的皮膚，撐開深厚的皺紋可以明顯的看到皺紋深處沒有被陽光曬到的白色細紋，手上滿滿的工作造成的繭，阿義習慣用女兒的磨砂石磨自己的繭，這樣繭就會減少了，灰白髮斑斑的摻雜在汗臭的黑髮中，從事臨時工的工作四年多，原本從事保全工作，民國九十年，那年信義保全派任阿義擔任台南大億麗緻大飯店的建築工地保全，每一小時的巡邏檢視，阿義盡力的勘巡著，深怕哪邊遺漏了，對公司無法交代，勤勞的態度給許多工地老闆留下好印象，所以每當趕工時，阿義總是會在保全下班後脫掉制服，穿梭在工地。那年信義保全發生財務危機，許多員工薪水都發不出來，當然阿義的薪水也是。阿義看著合作金庫的存摺薪水一直沒有匯進來，心想這公司應該快倒了吧！果真沒錯，民國九十年底，信義保全正式倒閉，從信義集團的名下消失，上萬的員工仍有數多月的薪水未能領取，甚至到了後來是以開票分期領薪的方式，在公司倒閉後的半年後員工們才紛紛領齊缺給的薪水。

阿義正煩惱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工地的臨時工場子老闆娘詢問他願不願意當粗工，並在那三個輪班的保全中只向阿義詢問。

「那時我可是有兩個場的人要搶我去當他們的工呢！」阿義驕傲微笑的說。

在一個工地中，不只一場負責臨時工的組織，建設公司發包給營建商，工頭再連絡負責協助臨時工、粗工的老闆，老闆再連絡決定明天臨時工被派遣的工地在哪。其實聽起來很像人力派遣公司，形式是類似的，但福利卻是大大不同的。

「這年頭有工作就好，福利！別慫阿！」阿義微微搖搖頭，緩緩的揮著手。

一天七百元的工資，沒有勞健保，沒有年終尾牙，沒有店面招牌，沒有固定職稱，有時候是粗工，有時候是捆工，有時候是拆除工，有時候是清潔工，統稱叫臨時工。工地是很現實，動作稍微慢一點或較笨拙的，工頭就會叫老闆娘不要再派這位來了。

腳步的驕傲，無名的辛酸

「我算厲害的了，我都是被工頭指定要我去他們工地的。」阿義剛入家門，脫下雨鞋。只要工作能力得到工頭的贊同，通常工頭會跟老闆娘指定，那是一種工作上的肯定，也是能持續工作的保障。

今天的工作是挖台南藝術學院外的污水地下化的大水溝，身高不高的阿義，工作褲近鼠蹊部以下全是土砂粉礫，阿義沒有馬上進入客廳，客廳門外有一道水龍頭下放著一個水桶，阿義將他的髒衣物直接丟入水桶，連同今天的疲憊一同丟入，爲了家裡的生計，再苦也不敢喊，阿義看著桌上的熱飯菜，快步的先去洗澡，準備享用晚餐。

在台南大型建築蓬勃發展的時候，阿義驕傲的說著參與過的政府大型建設，或是財團建造的百貨飯店，阿義喜歡載著他的女兒，每當經過他所參與過的建築總是驕傲說著那工地發生的事。

「台南運河步道的磚頭是我鋪的，重沉沉的。」「台南大億麗緻五星級大飯店，我躺過那邊的床。」「台南藝術大學、真理大學麻豆校區我也有參與唷。」「你知道嗎？南二高上工作一邊還要小心來車，不過我們大概是警察以外可以在高速公路上亂走的人吧。」阿義得意洋洋像個孩子的說著，在阿義的生活中，建立著許多參與台灣都市的發展，雖然是最渺小的工蟻，但卻是國家中最功不可沒的無名英雄。

「蓋那麼多有名的設施，政府又不會感謝你、照顧你。」阿義女兒坐在一旁，手持遙控器，盯著電視銀幕，視線沒有轉移緩緩的說著。阿義收起他嘴角弧線的笑紋，安靜的走入廚房迴廊，不到一百六十分的身影，默默的無言，似乎承認女兒所說的。

異鄉吃苦當作吃補

民國九十二年時，在台南縣市各大建設工程紛紛到了一段落，僅剩一些少數小型的房屋建造需要工人，但所需量減少了，「那時有一天沒一天的工作，實在養不飽小孩。」老闆娘建議阿義，台北天母那裡有百貨公司的營建，但不包交通費用、吃，不過老闆娘那有一間公寓可供住宿，老闆的兒子負責北部的場子，台北可以賺更多的錢，保證一定有工作，阿義決定自己隻身北上，爲了賺錢養家活口，離開家鄉，到了台北，隔間簡陋的公寓，隔成六間房間，擺飾簡陋，客廳的椅子是從工地撿人家廢棄的，椅背還看得出來修補的痕跡，兩台工業用電風扇吹舞著沒有空調的空氣，悶熱的空氣中飄散著濃重的濕氣，阿義提著從台南帶來的小電鍋，跟著老闆兒子進入了自己的房間，只有一張木床、一張鐵椅、一個壞了門的櫃子。

「沒錢的，就住吧。」阿義拍一拍床上的灰塵，準備上床入眠，因爲明天老闆兒子要帶他去見工頭，那一個月在台北討生活的日子，高物價的開銷讓阿義負荷不起，爲了省錢，已經不胖的阿義明顯的瘦了一圈，於是平常身體健壯的阿義，也在水土不服的台北生了病，就算拉肚子，也要去上工，阿義知道硬著牙根也是要拚下去，好不容易有工作的，三餐以大台北地區價位最便宜的滷肉飯填肚，如果到了宿舍又餓了，就以 16 塊一碗的統一麵系列再加顆蛋，那是阿義最美味的消夜，一輩子沒有離開台南長期生活的阿義，第一次來到所謂的大台北打拚，過的是從未這樣刻苦的日子，一向樂觀的阿義，告訴自己「吃苦當作吃補」。

「頭仔，肉燥飯來兩碗。」阿義進入一家自己覺得是士林夜市中比較便宜價位的攤販，「聽你的口音，你應該不是台北人齁？」頭髮趨近於灰藍白色，在食物霧氣中，穿著白色汗衫，披著白色毛巾在脖子的攤販老闆問著，「頭仔，你怎會那麼厲害。」阿義驚訝著自己不是本地人的身份被發現。「你哪裡人？」老闆手裡端著兩碗滷肉飯，忙於湯湯水水的雙手濕潤油亮，將滷肉飯一放，順手將白

色毛巾拭去人中兩旁的汗珠，「台南。」阿義用手示意謝謝老闆端來滷肉飯，應口說出，「我就知道，我也是台南人，台北人不會說肉燥飯的，都說滷肉飯，剛一聽就覺得親切。」老闆在阿義身旁停下，「我來台北工作，做粗工，台南不缺工。」阿義撕去竹筷子的塑膠外套，攪拌著肉燥，吃下第一口「安奈算是出外甘苦人，來…我盛一碗酸辣湯給你喝，殺密私拉。」老闆拍拍阿義的肩膀，老闆看得出來阿義是一個甘苦人，覺得相當有緣，舀了一碗酸辣湯給阿義，阿義覺得這一餐好有家鄉味，也格外的幸福有人情味。

在那樣的日子裡，阿義第一次如此想念家人，但又擔心家人為他煩惱，阿義每天固定時間的打電話回家，當然內容是阿義在天母工作每天遇到很多外國人、在士林吃滷肉飯時遇見同鄉老闆、宿舍樓下便利商店的員工因為阿義常去光臨都認識阿義、跟同事坐捷運去逛夜市等一些在台北有趣的事物，但隻字未提工作的辛苦及水土不服的身體上的不舒服。

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個多月，當阿義已經習慣台北的生活，一聽台南又有工程開始需要工人了，阿義毫不猶豫決定回家，「再苦的日子我都吃得下，但我還是回家吃苦卡補。」說著阿義愉快的收時他的簡單行李，兩袋生活需品，其中一袋還是用一般大賣場的購物袋裝著，看起來真的簡便到了極點，當然還有跟隨他北上南下的三人份小電鍋。

“OUT！ 三振”

在工地打著臨時工的人實在不少，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有嗜睡病的老李、有山東老伯的老鄉、也有頂著大學生學歷光環趁暑假打工的少年的，但也不是每一個都可以像阿義一樣做那麼久的，老李總是鏟沙鏟到一半，鏟子還在沙堆中，人就維持鏟沙動作靜止入眠。

「那個老李不行啦。」工頭這樣告訴老闆娘的，之後再也沒見過老李出現在工地了。

「今天阿砲沒有被發過來唷？」阿義的同事問，「沒有過來是正常的阿，他會自己放自己假，常常早上做一做下午就消失蹺班了，老闆娘怎麼可能讓他做太久，一定有工頭去反應的啦。」，阿義依照他所看到的說出，並猜測著，也沒錯，這樣會蹺班的工人，是沒有辦法生存太久的，阿砲果然沒有繼續被發工的機會，也像人間蒸發了一樣，沒有在工地中再看過他。

老鄉六十多歲了，臨時工常常要在太陽底下曬，有一回，阿義載著老鄉準備要去吃中餐，阿義眼角掃到後面的人影一滑，阿義趕緊用左手一撐接著一拉，向前方的工作同仁大喊，老鄉昏過去了，趕緊撐著老鄉到陰暗處，阿義扶著老鄉的肩膀大喊，「老鄉不要睡著阿，老鄉不要睡著阿！」工人趕緊打電話叫老闆娘過來，老闆娘趕來了，老鄉也醒了，老鄉說沒事要再繼續做下午的工作，老闆娘叫他回去休息，年紀大了不適合在太陽底下操勞，之後再也沒看過老鄉了，不是因為老鄉不想來工作，是老闆娘不再發他的工作了。

這種工作不用那麼拼命，拼死了沒有保險也沒用，另一個場子的臨時工這樣說著：「有一場的臨時工，在清掃鷹架雜物時墜落，死了，一毛錢也沒有，兒子上學都有問題了，老命保著比較好。」這句話道出當長期臨時工的心聲。要命的工作有人做，但還是怕沒保障，只好跟它拼、跟它賭生命，爲了家庭溫飽命都可以不要，但爲了家庭，命還是要保著，臨時工常在這兩端徘徊，但最終的目的都是爲了家庭。

「今天來了一個新來的查某人，皮膚看起來白晰晰的。」阿義興奮新奇的說著，本來今天是要在室內清清垃圾，後來工頭說要到室外清雜物，那個查某人說她沒辦法曬太陽，工頭叫她回去，「那女人就三振，BYEBYE！」阿義揮著手，表示再見揮手狀，老闆娘永遠不會再叫她來工作了，在外工作，就要什麼都不怕，做臨時工最不能怕的是曬太陽，因爲我們跟陽光一起工作，如果怕了，就回去自己吃自己，OUT！不用到三次就會將你三振。

我們希望全年無休

阿義四年多的工作時間，只請過兩次假，一次是急性腸胃炎，拉肚子到沒有力氣工作，請假休息；一次是女兒考上大學搬進宿舍時需要家長幫忙，阿義說：「老闆娘不喜歡常請假的人，請假的次數多了，老闆娘自然而然就會將他淘汰了。」臨時工永遠是被動的。固定在晚上九點左右，在電話旁撥號等候，偶爾會聽到老闆娘給予的回答是：「你五分鐘後再打來。」阿義會放下電話，走出房門外看著電視上的鄉土劇，等待著下一檔的廣告時間，接著再一次的撥號。

「幹你娘勒！」阿義掛上電話，嘴角冒出一句慣用髒話，這樣通常就是明天沒有工作的象徵，有時候老闆娘會直接說明天沒有工作，有時候連老闆娘也不知道你明天有沒有工作，要看工地那邊明天需要的是多少工人，有些工人通常聽到這樣的答覆時，就會關掉手機，倒頭呼呼大睡，明天連電話都不會打了，但阿義都會試試看的撥打給老闆娘，每一次的工作機會，阿義都不想放過，臨時工之間很常比較工作天數，深怕自己在老闆娘心中失寵，有時候阿義今天沒有工作，馬上會接到同事的電話，詢問是否今天阿義也沒工作，似乎擔心萬一阿義有工作，只有自己沒有工作，是不是被老闆娘封殺了。

民國九十五年的農曆新年，阿義在農曆的十二月二十八號依舊撥打電話過去詢問是否有工作，「頭家娘？我阿義拉。」「喔…好，那新年快樂。」這一天，老闆娘沒有給阿義工作，阿義很樂天，就當作放小年夜的假期，幫家裡貼上新的門聯，只有國中畢業的阿義，將對聯的平仄弄反，但依舊很滿意的看著紅色對聯，接著走進廚房，要幫家裡的米甕貼上倒滿字，「心情放個輕鬆，好過年囉。」若是受工頭或老闆娘的喜愛的臨時工，一年到頭，通常只有過年時候才能擁有假期，可以跟家人一起團圓拜年，除夕夜那天，如同往年的習俗，各家兄弟都回到老家圍爐，一同熬夜小賭，飲酒大嚐美食，豐盛的菜餚只有這一夜擺滿桌，櫥櫃

上的38%白蘭地也只有今天拿下櫥櫃，用著不搭嘎的啤酒杯盛著，今天不用擔心喝醉，不用擔心明天會起不來工作，因為明天大家都放假，阿義一杯又一杯的喝著，到了大年初三的夜晚，初四是大多工地開工的時間，阿義擔心著自己明天是否有工作，按下那已成為長期記憶的號碼「頭家娘恭喜唷！明天甘唔開工？」阿義雀躍的問著，「喔…好，沒關係，新年快樂…」明天沒開工，少了一包紅包，阿義知道，不是沒開工，是工頭那邊沒有要阿義過去，因為通常初四只是去拜個拜，是不會直接開工的，阿義惦記著去年，工頭還特地要他過去幫忙，幫他多賺一包紅包，只是近來不景氣，讓許多工地能省則省，初四開工不需要工人，初五正常工作總該缺人了吧！阿義初四晚上這樣想著，依舊拿起家中廉價的電話話筒，按撥著那熟悉的按鍵，「頭家娘唷！我阿義拉。」在電話中，阿義總是讓自己聽起來精神奕奕，每一次都希望能留給老闆娘好印象，「喔…休息唷…最近哪ㄟ都休息啊？」阿義失落著，但又害怕太過直接詢問會冒犯到老闆娘，所以婉轉問著，「喔…有的工地還沒開工，好…安吶多謝老闆娘。」又賺到一天休假，阿義掩著失望的神情，這樣說著，樂觀的看待又沒有工作安排的日子，沒工作就當作是老闆娘讓你放假，雖然不願意，但仍然要接受，阿義剛掛上電話，腰間手機馬上響起，「喂…安怎？」女同事阿霞打電話過來詢問阿義明天有沒有安排工作，「沒有拉…從二十八號就沒有工作拉。」阿義一副我真的沒有被安排工作不要懷疑我有被安排的表情，「是喔…宏仔二十八號有做唷！安吶我就不知道他明天有沒有了。」阿義無奈的皺著眉頭，不知如何反應阿霞的問題，阿霞是屬於最擔心自己被老闆娘冷落的員工，每一次只要阿義得知明天沒有工作，沒多久手機一定馬上響來阿霞來確認，阿義是否跟阿霞一樣沒被安排工作，當然她也會去詢問那些所謂她認為是老闆娘面前的紅人，深怕自己失了寵似的，擔心別人都有被安排工作，獨獨只有她沒有。

「做我們這途阿，是看老闆娘吃飯的，她爽讓誰工作就讓誰工作，誰也不能反抗選擇。」阿義用指甲摳著他已黑色素沉澱的手指，「我們只能希望全年無休。」

阿義擠起了他嘴唇兩側的笑紋，眼皮以微微下垂的雙眼，眯成一條線，眼角的細微成了和諧的弧度線條。

這天阿義出了車禍，找了家密醫趕緊包紮，右手掌包紮著繃帶，瀟灑的說不痛，阿義是這家密醫的老客戶了，外表是一間普通的藥局，藥物不是很齊全，有時需要的成藥還不一定能購買的到，藥局後方是一個小型診療室，縫針鉗子各式醫藥急救用品都有，醫生快速熟巧的幫阿義處理傷口，鉗子夾著縫針先用酒精棉花火燒消毒，過於傳統的手法，是醫生從小拜師學來的，醫生是位傳統醫生的學徒，只是他一直沒有去考執照成功，但因為他的用藥實在，傷口恢復快速又漂亮，重點是收費每次只要一百塊，阿義喜歡來這醫治傷口，「看健保的藥都很慢好，傷口好得太慢，會耽誤到我工作。」這就是為何他要堅持不看健保，不要申請保險的原因，「皮肉傷，保險賠不了多少錢，健保好得慢」阿義寧願一天交給密醫一百元，並希望自己的傷能在一週內好，認為若以健保身份去接受一般醫生治療，必定需要好一段時間才能康復，這一段時間會影響老闆娘對他的安排工作需要度，在手受傷的那一週，阿義耐著手疼，去完成老闆娘給予的工作，「你手這樣受得了嗎？」老闆娘電話中詢問著阿義，再怎麼需要工人也不希望阿義的手傷勢因為加重，「沒關係拉，是歐都拜跌倒，我沒怎樣，小意思。」阿義露出補上銀色的虎牙，詼諧語句中，透露出要工作的堅持意念，當然那一週阿義沒有休息到一天，手傷也如阿義所猜測的，一週後康復。

女王下的工蟻

老闆娘的聲音很沙啞粗獷，每一次電話中的聲音總會讓人誤會是男人，年輕的時候總是工地裡大聲呼喊，這樣的舉動造成了她那男人般聲音，在工地裡行走多年的她，認識了許多工頭，也瞭解到工地裡的人力資源中的利潤契機，臨時粗工是一項很有發展的行業，所以藉著夫婦倆在台灣工地奔跑，所建立下來的場地

關係，老闆娘成爲分派管理工作的主要領導責任，老闆依舊在外跑工地，帶領臨時工到各地的場子，「明天是新的場子唷？永大路，要哪裡相等？」阿義詢問著電話那一頭的老闆娘，「你們在永大路加油站那相等，老闆會去帶路。」老闆娘在電話中回答著，工蟻們總是該有一個懂得路線的帶頭，老闆娘的三個兒子也是做著跟父親一樣的工作，一個家庭很有效率的牽引著上百的臨時工，場子全台灣都有，大多跟各建築商與工頭熟識，擁有著多處場地的人脈，縝密的路線猶如螞蟻穴巢一般，分配有序，阿義不過如同底下的其中一隻工蟻，很認份的接受今日所給予的任務，並做到最好，在以老闆娘爲領導的體系下，營運著龐大的台灣建設工程，當然在臨時工蟻身上，吸取到所需要的成分，薪資的抽成，一天約兩到三成的抽成，「以前我也有跟親戚一起做建築工人，他們四處應徵工作，我們一起扛水泥，抬磚頭，一天的工資是一千塊，雖然價錢不錯，但也運氣運氣，有旺月淡月之分，自己找場子，人脈沒那麼廣，有時後還會休息一個多禮拜。」阿義說著在十年前在保全之前的工作，是大約十人一組的建築工人，組成人員都是有血緣關係的親戚。

每天老闆娘在家看顧電話，注意各工地的狀態，在大家下班之時，老闆娘開始接聽各工地工頭所指派或是需要的多少人手，再自我規劃哪些人到哪些場子，每一天老闆娘都有自己既定的明日開工名單，「麻豆真理 5 個、永大路瑞豐 3 個、安平運河 7 個、歸仁 4 個、成功大學 5 個、藝術大學 4 個，指定阿義…」老闆娘每天都要腦力激盪一番，看著各個臨時工家位在那邊，安排那邊的工作比較方便，接下來的工作，就等待臨時工們自己撥打電話到自己的電話中，再確認分配地點，有時也會遇到已經安排既定名單中的臨時工沒有撥打電話，老闆娘才會回電給予詢問，也不算是詢問，仍然是直接的表達明天的場地，但沒有商量的餘地。

九十五年三月七號，台南市裕民里的社區發展協會舉辦春季聚會，阿義代表家裡出席，熱心的阿義參與了社區的巡守隊，工作跟他以前的保全工作很雷同，但簡單有輕鬆多了，一小時巡社區一次，一個月排班兩次，巡守隊休息區有著許多熱食給與充飢，但大多數的隊員喜歡在結束巡守之後繼續泡茶聊天，阿義愉快

的參與了餐聚，心情大好的阿義，喝的醺酊大醉的回到家裡，太太問你喝成這樣明天怎麼上班？「不上了。」阿義倒頭呼嚕呼嚕的睡著了，連衣裳也沒換，鐵了心明天要讓自己放個假，不撥打電話給老闆娘了。

不久電話響起，女兒擔心吵醒父親的快速接起電話，「阿義在嗎？」話筒哪一方傳來老闆娘男人般的聲音，因為特殊，女兒馬上就認出來了，「他在睡覺。」女兒看著父親身影，自然的說出現在狀態，「安呢你跟他講，明天昆龍那。」說完地點老闆娘就掛掉電話，女兒也來不及說出父親醉倒的狀況，也知道如果說因為喝醉無法上班，會給老闆娘留下壞印象，反而會減少以後工作安排的機會，「爸…明天昆龍那…」女兒試圖搖醒父親，「嗯…」阿義看似聽見的回答著，「你爸爸說明天不上班啊！」母親這樣對女兒說著，「我不知道阿，他老闆娘一開口就地點，然後就掛掉了。」女兒一副不關他的事，覺得事情有傳達到了就好了。

隔天一早，太太搖醒阿義，「阿義啊…七點半了，你今天有工作啊。」中年失業的太太，但仍每天七點多注意時間的提醒阿義上班，「恩…」阿義提著昨夜宿醉的身子，起床更衣，準備出發工作，「阿妹仔…昨天頭家娘講哪？」阿義對著女兒房間的窗戶呼喊著，「什麼揚阿…那…」今天假日女兒仍然在床上賴床著，昏睡的因子還停留在她的腦內，早已經忘了昨夜老闆娘跟她說的名字，只是依稀的唸出類似的語調，「昆龍那嗎？」阿義聽到不確定的答案，卻能馬上反應地點所在的負責工頭的名字，這是一個已經工作多年的工人才有的本事，「其實頭家娘也很擔心已經安排的人突然不去。」阿義得意驕傲的出門去了，因為阿義覺得深受老闆娘的信任，就算宿醉也要去上工，這樣才不會讓老闆娘麻煩，對工頭難交代。

加油！臨時·工蟻

郵差每月固定送來，家中三人的健保費付費單，「阿義，你等一下巡邏時，順便繳一下健保，剩下的錢不要獨吞啊！」阿義老婆拿出兩千元叮嚀著不要獨吞了找剩的錢，「幹！說那個什麼話！」阿義收過那兩千元咒罵著，這是通常家中沒有人有工資申報中才会有這樣的健保方式，之前的保全工作會直接從薪資中扣，現在公司沒有人在願意幫他們申報健保或是勞保的公司上班，阿義太太之前的工作，不過也只是一個算時薪的工讀性質電燒工，公司沒有意願幫她申辦勞健保，當然阿義的公司更不可能，處於隱密小巷的老闆娘家，沒有所謂的招牌，低調的不希望引起政府單位的注意，只有每個月發薪水時，員工們才會來到老闆娘家，「頭家娘自己知道，不能太張揚。」阿義拿著自己剛領回來的薪水袋，沒有打卡，只有用一張再生紙，上頭登記著二月份阿義每天的工作時數，這樣的工作像是了人力派遣公司，只是沒有給予臨時工們合同，給予勞健保保障，給予多久的工作保固，那些保障政府立案該有的人力派遣公司有的，這裡都沒有，這個屋子沒有營運證照，猶如地下六合彩一樣，樁腳跟賭客利用電話下注，但資金動向不明，政府無法抽稅，「有一次新的管區的還到老闆娘家關心，因為發薪水的日子，出入太多人了，讓人誤會是聚賭，頭家娘請管區一根煙，交代了一下，之後就沒有再過來關切了。」地方基層管理就是這樣，一根煙，三大節禮奉送，「你安靜、我安全，一切就OK」，諷刺的是，管區沒有工作就有三大節禮獎金，「我們唷，什麼年終獎金、三大節禮、一堆有的沒的，沒有…通通沒有…」阿義揮揮手，閉上眼睛，一副別妄想了的神情，在地方管理的保護下，老闆娘家只是從事單純的工地粗工，沒有所謂的抽成行爲，因為沒有合同契約，臨時工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價碼大約一天六百至七百元，之前曾經從事過工地工作的阿義明白，這不是一般行情價，一般工地工人行情價是很優渥的，一天近一千元的，但阿義知道自己沒有這樣的人脈，爲了力保每天有工作，阿義寧願一天讓人家抽點成，換取多點工作天數的累積薪資，生活上還是需要健保的，所以阿義每個月自行去申報健保，一樣的路線，往家附近街角的便利商店，阿義女兒問著：「怎麼不保勞保？或是一些意外險？」就讀大學的女兒，對於保險的觀念很清楚，對於父親的

工作，是極度需要保障，阿義說：「保！你一塊頭拉！捨爸ㄟ錢都給你去讀大學了！」阿義右手做出握緊合閉在快速放開的開花狀，意思著放屁或是都是你在說的手勢，沒有生氣的表情，一種甘心付出家裡，自己不用太多的保障，阿義依舊他樂天的態度，「有一次工頭問有人會開怪手嗎？」阿義問：「我可以試試看嗎？」工頭教了阿義基本的操作模式，如飛機機長般的操作艙，阿義認真的摸索著，「那天我開著怪手去吃午餐，還倒車入庫唷。」阿義驕傲的笑著，如白玉米一樣的牙齒，露出反光的銀粉，肯定著自己，阿義依舊相信著，每天固定守著現有的工作，本持著自己本身就很高的學習力，努力做好一切，讓工頭喜歡他，「阿義啊，你明天直接過來這，頭家娘那我會跟她說。」工頭看阿義第一次開怪手，就如此順手，很欣賞這一次派來的臨時工，讓工頭向老闆娘指定要阿義，這是阿義保有工作的不二法門，對於保障及權利方面阿義沒想那麼多。

每天的工作，都像極了在胸膛上上膛，預備就緒，「喂！頭家娘！」就等一聲令下整裝出發，牽著門口的豪邁 125 出發，樂觀的阿義，總是安分的愉悅工作著，只要每天都有好消息，就讓阿義每天疲累消失不見，當然如果偶爾有意外的休假，那也不錯，只是這樣的假期，一個月不要超過兩次，太多的休假會是一種失寵或是自己那邊工作不得當，「頭家娘會點油做記號！」，命一定要保著，就算受傷的也要爬起來，像是一隻韌命的螞蟻一樣，奮力的活出自己的工作日記，為女王盡力的付出，以答謝女王讓它們有這樣的工作使命，女王只有對於工蟻給予任務，但從未給予保障，甚至有時工蟻還會為的女王所需，全力的付出自己，臨時·工蟻；臨時工·蟻，這兩者之間有著奇妙的相關關係，勞碌的外在，女王體系下的分佈，萬一身卒工地，女王不會給予保障，這在一開始工蟻的服從工作中，工蟻早就認知的，當個工蟻已經是充滿勞力付出的辛苦幹活了，臨時的工蟻權力更是被剝奪盡致，在最甘願的剝奪中，逃不過臨時派遣這個命運，一個沒有永久工作的定位，只能戰戰兢兢的做好一切，等待電話再度響起，「喂…頭家娘啣…我阿義。」要在保障工作中與保住生命中做個平衡，臨時工蟻勤奮的攀爬著台灣的各大建設，用自己的黑亮甲殼，讓建築物添上光彩，讓觀光客對於美麗景觀感

到讚嘆，讓學生對於新設校舍感到舒適新奇，讓早晨運動的人們，有著鋪砂的運動步道可行，讓生活中的人可以順利的將自家的污水順利排出，臨時・工蟻在台灣生活的最基底層，沒有遠大夢想的慢慢建築，慢慢創造各大機構，微薄的保障制度，似乎的沒有給予任何保障，給予這些臨時・工蟻們，一個安全又保障的工作機會，讓公平的薪資在它們身上實行，給予尊敬，讓黝黑的臉頰，堆上更多的和諧弧度微笑。

陽光每天溜進我們的甲殼裡，輕揉著我們的疼痛，並集中我們的注意力。我們因陽光溫度的高昇，我們更加勤奮的工作著…

